讀通鑑論

讀通鑑論卷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東晉元帝 自此至陳凡晉僞諸國事俱附六代編年下論之

扶危定傾以得人心爲本務國破君亡天下喁喁然願得主而事之人心爲易得矣而未易也非但其慰安之者非其道也天下方喁喁然而願得主抑必天下之固喁喁矣如其遠自信曰天下固喁喁然願得我而爲主則天下之情解矣非其情之所迫求而後應者則賢者且不能伸其忠孝之願下此者擁戴之勳名不歸焉於是乎解散躊躇曰彼且自立乎其位而責我之効功以相保則雖名分正

威望立而天下之奔走也不迫乃始下奬勸聯絡之詔以縻天下之歸己而天下不應我以奬勸聯絡之情辭縻天下而天下惡得不驕故當國破君亡之餘不待天下之迫而迫自立者非外迫以亡則內爭以叛此豈挾機僞讓之足以動天下哉無宗國之痛而乘亂以興則欲僞謙讓也不能其情疑其氣懾則其事躁而不以禮必矣愍帝之立賈疋等扳之以立而遂自立則琅邪之在江東南陽之在秦隴雖不與爭而坐視其亡而不救匪直二王也劉琨慕容廆之在北張寔之在西陶侃之在南皆坐視其亡而不恤長安破愍帝俘司馬子孫幾於盡矣琅邪擁衆而居江

左例平內寇安靖東士未有含琅邪而可別爲君者然而聞長安之變官屬上尊號而不許固請而不從流涕而權即晉王之位已而劉琨歷表陳痛哭之辭慕容廆段匹磾日合辭以勸進豫州荀組冀州邵續青州曹嶷寧州王遜合南北以協請江東人望祀瞻之流皆敦迫焉然後踐阼而改元於是而元帝之位定矣無求於天下而天下求之則人不容有異志而允安東晉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人情天理之極致其讓也即國之所以立也然且有未及待者張寔也寔之戴晉也堅而擇主也審南陽王保無待而立寔會之而屈望乎江東寔表至帝已先立而寔之志

反爲之訊稱建興年號而不舉太興之正朔寔豈不願得君而事之哉亦惡其不待己求而迫自君也即此而人心向背之幾可知矣爲人臣子抑奉君親之名而有浮慕弋獲之心天下測其隱而鄙之是天理之在秉彝者不容纖芥之差乎彼且不自知而合離之情理自迥別也因是而推戴無功者生其歧思翼贊有力者挾以驕陵皆末流之必然矣遠人擅命以自尊權姦懷逆而思逞國欲存也其可得乎

元帝之立也王氏逼王室而與亢尊非但王敦之凶悍也亢尊之志亦僭矣帝乃樹刁協劉隗於左右以分其權而

自固然而卒以取禍者非帝之不宜樹人以自輔隗協之
不宜離黨以與主也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非其道也
際傾危以立國倚衆志以圖存則爲勢已孤或外有挾尊
親之宗藩或內有挾功名之將相日陵日夷而伏篡弑之
機此正君子獨立以衛宗社之時而糜軀非其所恤然君
之所急與吾之所以事君者在是則專心致志以彌縫之
而恐不逮卽有刑賞之失政教之弛風俗之敝且置之以
待主權旣尊國紀旣立之後而必不可迫爲張弛改易前
政以解臣民之心使權姦得挾以爲辭而誘天下以歸己
協與隗未足以知此氣矜而已矣恃其剛決之才標名義

以爲名而鉗束天下一言之非一事之失張皇而摘之於是乎盈廷之怨起而王氏之黨益堅非臣民之叛上而即彼也作拂其情者激之也孟子曰不得罪於巨室非謂唯巨室之是聽也不得罪於臣民巨室弗能加之罪也沈靜以收人心而起衰救敝之人作且從容以俟人心之定則權臣自戢而外侮以消況名法綜核爲物情所駭者其可迫求之以拂衆怒也乎方正學未之逮也隗與協又何足以及此

宗國淪亡孤臣遠處而求自靖之道豈有他哉直致之而已矣可爲者爲之爲之而成天成之也爲之而敗吾之志

初不避敗也如行鳥道者前無所畏後無所卻傍無可適惟遵路以往而已爾旁睨焉而欲假一徑以行吾志甚則禍及天下不甚則喪其身爲無名之死而已劉琨之託於段匹磾是也非我類者心不可得而知迹不可得而尋頃刻之變不可得而測與處一日而萬端之詭詐伏於談笑而孰其知之琨乃以孤立之身游於豺狼之窟欲志之伸也必不可得卽欲以頸血濺劉聰石勒報晉之宗社也抑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以琨之忠身死族夷抱志長埋於荒遠且如此矣下此者陷於逆而爲天下僇亦終以不保其血亢功則無功也死則必死也何樂乎其爲此

也故曰直致之而已矣

忌裨將之有功惡人之獎之恐爲人用背己以去且將軋己而上之此武人之恆態也陳川之將李頭力戰有功祖逖厚遇之頭感逖願爲之屬川疑忌而殺頭以降石勒於是而汴晉之間大亂而不能定嗚呼此將將者之所以難也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則知權矣非但畏彼之怨怒而曲徇之也道固有爲權即正也三軍之士智者勇者勤敏而效死者多矣偕勇以效死而歸於主帥者有矣而既已隸於人而受命則綱紀存焉綱紀者人君之以統天下元戎之以統羣帥羣帥之以統偏裨者也夫既已使

之統而又以不測之恩威唯一時之功罪以行賞罰則雖猝其立而綱紀先亂綱紀亂則將帥無以統偏裨元戎無以統將帥失其因仍絡貫之條理而天子且無以統元戎故韓信下燕趙平三齊豈一手一足之烈哉其智勇效死以成信之功者多矣然而漢高知信而止以李左車之賢智信方北面受教而高帝未嘗拔之以受一邑之封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之謂與既已爲其偏裨則名義存焉其智勇效死而或爲主將之所抑因之以徐懲其主將可也非能率吾意而亟行之也好惡雖當而有所不可任刑賞雖公而不敢輕嫗合數十萬人而爲之長一一

察其能否以用其恩威力窮而爭以起逖之使頭顱爲之用以背陳川者任情以行好惡自謂至公而不知綱紀爲維繫人心之樞紐也夫逖慷慨英多而未達大體即不隕折吾不敢信其匡復之功可成稱周公者曰訢訢休休見善不喜見惡不怒英君哲相規模宏遠豈易及哉

忠臣志士善保其忠貞者尤不可以無識苟無其識則易動而不謀其終謂荀彧之黨曹操以篡漢者已甚之辭也不揣其終而相沿以往變故日深而弗能自拔或以是死而不能避不避之名急於行志而識不遠也當漢帝困於羣凶之日唯曹操能迎而安之悠悠天下舍操其何適爲

操之不可終任人其知之而轉念之圖惟脅於初念其爲智也不能決兩端於俄頃迎刃以解而姑爲嘗試且自謂他日之可有變計乃不知其終不能也是以能早決以潔其身者之謂大智竊曏其當之矣恭睿庶之始戴晉也既定遂東欲以爵僞將軍撫心而告之曰孤欲與君共濟也難觀戢于宗庶慷慨而言之曏漠然而應之鬱鬱以死終不爲孤疏矯已甚矣夫曏來載主之忠而庶有可因以效忠之斷姑縱而觀其後也未晚然而曏固知其不可恃也庶之不可恃以終戴晉也豈難知哉抱忠而欲亟試之則一念迺向忠庶之能用已而已不能用庶也則且如荀彧

之不決以敗其名節矣處岩谷而聞是音則躍然而喜惡知夫是音之非熊羆猱貔之相擾也懷忠而憤宗國之傾沒聞有義聲者欣然而就之其不爲亂賊所陷者鮮矣高瞻之智決於俄頃黎然若黑白之不相淆迎刃而解挺於桴鼓死於不屈之前而不死於自救未繇力窮志沮之日嗚呼可不謂賢哉劉琨所不逮也況荀彧乎

祖逖立威河南不勸求與通好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可謂善謀矣兩軍相距而絕其市非能果絕之也豈徒兵民之沒於利而趨者雖殺之而不止哉若且有時而需彼境之物用而陰購之矣絕市者能絕吾之不往而不能絕彼

之不來也吾之往市者非一白而即能致於彼畜之牧之舟車數百里而輸之未至於疆場而早已渡故雖不能必絕而多所絕若彼之來也授受於疆場一夕而竟千金之易而自我以達吏士彌岷無不仰給焉惡可絕也於是而吾之金錢與其輕齎之貨賄盡輦以歸敵而但得其日就消亡之物則敵日富而我日貧金錢暗耗而不知欲三軍之無匱也不能而民貧怨起矣且絕市者曰嚴閒諜也則諜之往來恆於歧徑乃名為絕市而必不能禁下之私通則歧徑四闢而閒諜之往來無忌互市通而關津有吏焉以譏其出入交易有期焉以限其往復軍民之志欲得而

私徑蕪則閒諜之出入阻矣且閒諜者非必皆不軌之志以走險者也私而通岐徑四出人知官禁之疏而漸與敵狎則因而玩死以僥姦者多矣一之於互市市之外無相狎之門自非深姦巨慝忘死以僥幸者孰敢嘗試焉以通之者絕之逖之慮此密矣此兩軍相距贍財用杜姦人之善術用兵者不可不知也

王導之不得爲純臣也殺周顗而不可掩論者惜之允矣然謂王敦舉兵而導北面爲佐命之臣以導生平揆之抑必其所不忍且王敦之凶忍賊殺其兄而不忌藉其舉立導德望素出其上必不能終保其死導即愚豈曾此之不察

哉乃導之洪惡兩端不足以爲晉之純臣也則有餘矣蓋導者以庇其宗族爲重而累其名節者也王氏之族自導而外未有賢者而驕橫不軌之徒則多有之乃其合族以隨帝渡江患難相依而不離於此而無協比之心爲固非人之情矣然而忠臣之衛主君子之保家則有道焉愛之以其情也報之以其道也因其賢不肖而用舍之以其才也盡己所可爲而國家之刑賞非己所得而私也當其時紀瞻卞壼陶侃郗鑒之儔林立於江左而以上流兵柄授之於王敦導豈有不逞之謀哉恤其宗族而不欲抑之爲耳將謂管叔之逆周公且不忍防之於早乎乃管叔者非

但周公之兄也周公非但以己兄之故而使之監殷也管
叔者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俱爲天子之
懿親而以己之賢疑彼之不肖而早御之於是乎不可而
尊管其然哉天下者司馬氏之天下非王氏之天下也借
其閥閱之素盛念其宰輔之其儕以人之天下而慾己之
情未有不陷於悖者而其究也乃至親統六師名爲賊而
推之刃又何足以激名義而全天性哉嗚呼豈徒如導者
繫國家安危之大故人臣貞邪之大辨哉凡人之親愛其
宗族也亦各有道矣己所得爲無[illegible]推也上而君降而
友又降而凡今之人與凡天下之[illegible]非吾所得私者不得

以自私則抑不得以私其諸父昆弟妄欲者何厭之有哉敎以正迪以自立之方士習爲士農習爲農黠者戢之弱者振之非徒無傷於天下而抑可以保羅治之子弟而予之安則可以上告祖考而無憾矣徇族黨好惡之私已雖正而必陷於邪辱身不孝之罪又奚追哉

明帝

明帝不夭中原其復矣乎天假五胡以亂中夏氣數之窮也帝乃早世王敦之橫元帝惴惴而崩帝以幼沖當多難舉動偉然出人意表可不謂神武哉王敦謀篡而諷朝廷徵己使帝疑畏憂戚不欲徵而待其黨之相迫則敦之橫

逞矣帝坦然手詔徵之若人主徵大臣之故事無所疑畏而敦罔心折不敢入也敦欲以王導爲司徒懸之也導本可爲司徒無所疑也抑以此獎導爲君子使浣濯其同逆之恥以乃心王室而解散羣臣阿比王氏之戾氣於是而導之志移敦之黨孤奄奄且死而以築爲下計區區爲難者錢鳳背亡賴之徒而已殄滅之如摧枯矣導貽王含之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之情可見從王氏者之情可見天下之大勢明帝之大畧從可知矣折大疑者處之以信奠大危者予之以安天假明帝以

年以之收北方離合不定之人心而乘冉閔之亂吹枯折槁以復衣冠禮樂之中夏知其無難也帝早沒而不可爲矣悲夫

君子之過不害其爲君子唯異於小人之文過而已王敦稱兵犯闕王導在再而無所匡正周顗戴淵之死導實與聞其獲疚於名教也無可飾也故自言曰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蕃劉隗刁協不擇逆順遂其私志欲族誅王氏而導勢迫於家門之隕穫不容已於施隨此亦情之可原而非容隱飾以欺天下者也及敦死而其黨伏誅譙王承戴淵周顗以死事褒贈豈非導悔過自反以謝周戴於地下之

曰乎而導猶且狎開門延寇之周札邀卞壼郗鑒之議而曰札與譙王周戴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導若曰札可謂人臣之節則晉之於節亦未失也假札以文己之過而導乃終絶於君子之塗矣郗公愛子死而不哭卞令力疾戰而喪元二君子者無諸己非諸人危言以定襃貶非導之所能也而引咎知非以無異說於論定之後夫豈不可怙慝而欲盜彌章不學於君子之道雖智弗庸也

成帝

小主立而大臣尸輔政之名雖周公之聖不能已二叔之亂況其下焉者乎庾亮不専於己而引西陽王羕王導卞

壼郗鑒溫嶠與俱受託孤之遺詔避漢季竇梁之顯貴亮其愈矣雖然惡有俱爲人臣徒崇此數人者持百尹之進退而可以服天下哉陶侃之貳祖約蘇峻之逆所必然矣夫主少則國政亦必有所裁大臣不居輔政之任而惡乎可而有道於此則固無事立輔政之名授之以獨斷之權而疑天下無他唯官常數定官聯相屬法紀豫立而行其所無事焉耳三公論道而使涖庶事則下侵六卿百執不相越而不守其官則交爭故六卿百執之可否三公酌之而三公唯參可否不制六卿百執以行其意則盈廷多士若出一人州牧軍帥適如其恆天子雖幼中外自輯以協

於治而惡用輔政者代天子而制命邪夫古之天子未嘗任獨斷也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雖聰明神武若無有焉此之謂無爲而治守典章以使百工各欽其職非不爲而固無爲也誠無爲矣則有天子而若無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贊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之名以疑天下哉是以三代之聖王定家法朝章於天下初定之日而行之百世主少國疑之變皆已豫持之矣故三代千八百年非無沖人踐阼而大臣無獨攬之威福若夫周公之輔政則在六官未建宗禮未定之日武王未受命而不遑不得已而使公獨任之也雖然讀鴟鴞之詩而

周之危公之難亦可見矣有聖主興慮後世不能必長君令嗣之承統也豫定弃世之規攝天子於有無之外以虛器而統天下則不恃有貴戚舊臣以夾輔既無賢梁攝國之禍而亦不如庾亮之避其名而啟羣爭不然主幼而國無所受裁雖欲無輔政者不可得也

寇於內者必決於外蘇峻反歷陽而入建業祖約據壽春以通石勒然而勒不乘之以入犯者非勒無狡焉之志也劉曜破石虎於蒲坂進圍金墉勒方急曜而不暇及也咸和三年九月斬蘇峻十二月勒執曜於雒陽使逞之一年峻約始敗則約迫而導勒以東晉其糜矣故夷狄之相攻

或爲中國之利利以一時耳而據之以爲利相攻久而相
滅滅而併於一旹乃不救何利之有乎池之竭矣不云自
瀕外迫而內難起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內亂而外患乘
也昧者乃曰外寧必有內憂謂以外患警內而內變可弭
則抑有內變而可弭外之侵陵邪蠻令雖勒不過江東不
孤若峻約之流又何敢輒生其心勒曜之相攻而未相併
幸也謀國者不敢恃也
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卞令忠貞之士
朝廷之望也以收人心易風俗而安社稷則未之敢許晉
之敗敗於上下縱弛名貴老而實惟負冐淫逸之是崇王

衍謝鯤固無辭其責矣乃江左初立胡寇外侮叛臣內訌人士之心習於放佚而憚於拘維未易一旦革也卞令執法糺以糾之使人心震慴而知有名教誠不可無此中流之砥柱然充其所爲以懲創而無已則乍强以所不習而人思解散便給之小人日飾以進抑不保人心之永固而國勢之能安也王敦之反刁協劉隗之操切激之蘇峻之反庾亮之任法激之障狂瀾而隮之鯀績之所以弗成也故先王憂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勞來之以德教而不切聚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禮樂而不督責之以刑名臨之象曰咸臨吉无不利非其感也不可以臨也殷末之俗淫而二

南之化游之於芣苢安之於摽梅大弛者反之以大張大張必窮而終之以大弛名爲王道而實爲申商不覆人之家國者無幾也故卞令厲色立朝以警羣臣之蕩佚不可無也而任之以統馭六寓層社稷之安定百官之志則固未可也夬揚於王廷暮夜之戎可勿恤乎

劉曜圍雒陽撤金墉之圍陳於雒西一戰而被禽以亡其敗也飲博而不恤士卒輕撤圍以西狂醉以自陷也非不聽諫者以晛勸於成臯之失計也使曜深溝高壘斷勒入雒之路內外不相應勒一往之鋭氣且折而弗能解金墉之圍曠日持久上下有情歸之氣求歸不得亦實建德之

見圍於東京而已假令曜分兵以扼成皐與入於百里之外所遣拒勒之將固非勒敵必先挫而潰則圍雒之軍心盡解其敗決矣勒曰盛兵成皐上策阻雒水次也坐守雒陽成禽耳此勒畏曜堅壁以老己姑為此言以安眾耳非果然也曜撤圍而陳於雒西望蒲坂以為退步勒曰可賀我矣此則勒之果所欣幸耳千里懸軍攻人於圍城之下兵之大忌也撤圍分軍以拒人於險險非我有而軍心不固陳友諒解南昌之圍而死於鄱湖軍一分而不可合一動而不可止勒之智足以測此姑為反語以安眾心或遂信其實然勒且笑人於地下矣

蘇峻之亂建業殘破廷議遷都王導獨持不可江左百年之基導一言以定之審乎難易之數也梁元帝憚建業之凋殘據江陵之富庶而速以亡然則曹操棄雒陽遷獻帝於許其一時之姦謀以許爲兗州之域而挾天子爲己私非果厭雒陽之敝也乃緣此而不能終一天下亦有繇矣所謂難易之數者宮闕燬敗邑里蕭條人民離散聚貨磬乏乍然見之以爲至難而未有敢攝者也乃夫人驚懼之情移時而定矣定則復思安其居而嬗其生不待上之贍之也故鴻鴈之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莫之擾也莫之擾則民各有心豈必勞來安集之殷勤而加以勞來安集

則益勸矣此似難而實易者也若夫固然其難者則已動而不可復靜之人心是已人莫不歆於一時之利用而競趨之絲粟鹽酪酒漿雞豚廬舍帷帟之便利婦人稚子之所歆而人情之莫能奪者也此凋敝而移之彼雖徙如歸焉彼凋敝而又移之他君民朝野日唯延頸四望睨樂土而苟安窮年累歲志在游移而無定情其不愈窮愈變以之於絕地也無幾矣楚遷陳而困遷壽而危遷郢而亡非徒地形之不利也邀利偷安之情如回河而西之必不可得也導之言曰鎮之以靜寡情自安知人情物理消長往復之幾而防衆心之流以止之於早規之已大持之已定

豈有難知之數哉庸人未之察耳

庾亮徵蘇峻而激之反天下怨之固不能辭其咎矣雖然其志有可原者也亮受輔政之命而不自擅也尊王導於己上而引郗鑒卞壼溫嶠以共濟艱難實武之所不逮非直異於梁冀楊駿己也晉之東遷王氏執國而敦倡爲逆執兵柄者皆有侵上之志而不可信陶侃登天之夢天下疑焉祖約之悖蘇峻之姦尤其不可揖盜以入室者也以是爲侃所怨以激約峻之速逆特其識量不充未足以乘高墉而解羣悖耳如必委曲以延不軌之姦究於沖人之側則禍遲而大亮免於激成之責而孔光延王莽褚淵推

道成之罪其可逃乎亮以衛國無術而任非司馬溫公乃欲明正典刑以鋤其罪則何以處夫廷王敦殺周顗以偪天子之上游乎溫嶠人傑也亮敗黨而嶠倣之不哀必有以矣峻雖反主雖危而終不大難者郗鑒溫嶠也以死殉國者卞壼也皆亮所引與同衛社稷者也抑權臣扶幼主死與諸君子有同心特謀大而智小志正而術疏耳原其情斷其罰何遽以典刑加之溫公曰晉室無政任是責者非王導乎導既能劾功罪以伸求全之法者卞敦觀望逆黨擁兵不赴導且不能加誅有諸己不能非諸人況庾亮哉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竊之□□竊之□□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數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拆雹飛水湧草木爲妖禽蟲爲孽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寧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驗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爲□□□□□之羽翼以文致之爲聖賢而恣爲妖妄方且施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天不旋踵而亡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而禍亂極矣論者不察猶侈言之謂盜賊爲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淳

屠之徒但崇敬土木念誦梵語者即許以佛種而無所擇於淫坊酒肆以護門牆貪利養者猥賤之術而爲君子者效之不亦慎乎石勒迎明堂辟雍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竊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噍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雖然敗類之儒竊道統於□□盜賊而使竊者豈其能竊先王之至教乎昧其精意遺其大綱但於宮室器物登降進止之容造作纖曲之法以爲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鑿矜異而不成章財可用民可勞則擬之一旦而爲已成故□□盜

賊易於竊而樂竊之以自大則明堂辟雍靈臺是已明堂之說見於孟子辟雍靈臺詠於周詩以實考之則明堂者天子肆覲諸侯於太廟即廟前當扆之堂也辟雍者雖水之側水所環遶之別宮爲習樂之所也靈臺則游觀之臺與囿沼相閒者也皆無當於王者之治教明矣漢儒師公玉帶之邪說而張皇之以爲王者法天範地布月令造俊髦必於此而明王道乃爲猷寀四出曲徑崇臺怪異不經之制以神之此固與□□盜賊妖妄之情合而升猴冠猴者騖之以希榮利固其宜矣夫使先王之果於此三宮而興教化也然亦偶有便於此也十學宮而庠序校異矣一

大樂而夏濩武異矣一大禮而忠質文異矣若夫百王不易千聖同源者其大綱則明倫也察物也其實政則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則祗台也躋敬也不顯之臨無射之保也此則聖人之道統非可竊者也敢類之儒惡能以此媢□□盜賊而使自擬先王哉勞民力殫國帑以對聖而替然自大則獲罪於天天災之人奪之聖人之教明明赫赫豈有爽乎論者猶曰君子予之不亦違天而毀人極也哉公山洩導吳枉道使魯有備慕容翰止段蘭之追慕容皝而恐亡其國皆良心發見於梏亡之餘不容泯者然其視診兄之臂而姑徐徐也何別哉夫人欲自免於不忠不孝

也唯初心之足恃而已矣狄仁傑之事逆后而可善其終未嘗與於篡唐之謀抑未與李勣諸人同受宗社之託也宋齊愈手書張邦昌名而無痛哭不能之色則斬於市而非李綱之過君父之大順逆之分如黑白之昭著於前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已移足於不仁之泥淖畏其陷染而姑自踸踔終不可得而洒然故極仁道之精微有所未逮雖有過焉而君子諒之未嘗不可改也設仁不仁之頭途而未順即逆雖有乍見之惻隱君子弗聽所從者不仁終不可與於仁也若翰者身爲叛人已自立於不仁之中矣雖欲自拔徒不信於段氏而危其身抑必終爲歎所忌

而死百悔叢心又何補哉

成帝以幼沖嗣立委政王導拜導及其妻曹氏魏晉君臣之際陵夷至此石勒曰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誠有謂也古禮之見於今者燕射之禮君皆荅拜爲諸侯於大夫言也諸侯於大夫不得視天子於諸侯猶大夫於陪臣不得視諸侯於大夫等殺之差天秩之矣天子於諸侯禮不槩見僅存者覲禮一篇侯氏肉袒稽首天子不荅分至嚴矣天子之不驕倨以臨臣下者唯當宁立而不坐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而不聽其趨蹌此三代之以禮待臣而異於暴秦之已亢者也惡有屈一人之至尊

拜其下而及其婦人哉禮者過不及之準也抑之極則矯而為揚之甚勢之必反也垂及於女直蒙古之世鞭笞之桎梏之奴虜斥詬之於是而有者斯可惡之惡聲施於詔令廷杖鎖挐之酷政行於殿廷三綱裂人道毀相反相激害亦孔烈哉三代之後必欲取法焉舍趙宋待臣之禮其誰與歸

張駿能撫其衆威服西域有兼秦雝之志疏請北伐莫必其無自利之心也而其言曰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則悲哉其言之矣嬰兒之失其母也使婢妾飼之受其狎侮未嘗不泣也已而聽之矣已而安之矣已

而語之以母而不信矣過墓而若有若無且歸而亟依婢姿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則僮豎之家老垂死而有餘哀亦將誰與言之而誰聽之乎於是而人心之迷終不可復復者其唯天地之心乎宇文氏鮮卑之遺已窮天乃默移之而授之楊氏以進李氏而□中國故楊氏之篡君乎不得謂之賊於宇文氏則逆於中國則順非楊氏之能以中國爲心而天下之戴楊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移之也消落之故老弗及見焉而如之何弗悲

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矣而志不得遂弔古者所爲深悲不已也然有致命者志亦奚不可遂哉文王安

天下之志困矣而武王周公遂之猶文王也上帝臨汝勿貳爾心致命之謂也巴西龔氏兄弟不屈於李特為特所殺其子龔壯積年不除喪思以報特特死因李壽殺李期與其腹心滅李雄之裔而歸以復勸壽稱藩於晉事雖不成而父叔之志以白於天下壽既僭位徵壯為太師壯終不就贈遺一無所受壽亦弗能忌焉壹其心執其義守其極雖困而亨金紱豈能亂葛藟豈能縈哉夫志者執持而不遷之心也生於此死於此身沒而子孫之精氣相承以不閑壯之志即父叔之志也死而無不可遂也所可悲者嵇康之有嵇紹耳然而天之以亨困而不亨其不困者未

嘗假也壯懷報讎之心以說壽而壽不疑借己以快其私說壽以歸胥壽雖不從而壽不以爲侮御壽之爵祿金帛而壽不以爲亢抗節貴壽之負約而不稱藩而壽不以爲恨志無往不伸而龔氏兩世之忠孝與蜀山而並峙若紹也濺血湯陰徒爲仇讎之縶主死則朱紱酒食爲其爲蠱而惡望其亨哉有志而不遂有先人之志而不遂之非所據而據爲身之不保而人賤之矣此則可爲抱志以先亡者悲也

顏含可謂知道之士矣郭璞欲爲之筮含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此猶人之所易知也又曰守道而人不知者性

也淵乎哉其言之非知性而能存者不足以與於斯矣夫人能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必矣欲人之知吾之性也實難非吾之性異於人彼不能知也彼不自知其性抑將知何者為性而知吾性之然哉不知仁以為從井救人而已不知義以為長彼之長而已性固人所不知而急於求人之知性則非性也夫郭璞有所測知於理數之化迹而迫於求人知之是以死於其術苟其知性為人所不可知則懷道以居貞何至浮沈凶人之側弗能止其狂悖而祇以自戕無他有所測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庸人之所欲知而亟問之鬼神象數者貪

窮鄉通譯天已耳皆化迹也仁之惻隱猶譬喻於心義之

羞惡喜怒藏於志動以俄頃辨於針芥而其發也橫天塞

地不能自已君子以信己者信之倘弗能盡知也而況凡

今之人乎予曰知我者其天乎謂以心盡性攸然於虛靈

之無迹非大人耳目聞見之迷也含庶乎其與鬬此矣出

處以時守禮以不屑究乎其為君子矣

魚鼈不脫於淵豺虎不脫於林失其所據力殫而無所歸

石虎據鄴慕容皝據盧龍於是而東自濊貊西及破落南

距陰山北盡沙漠皆為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興延及

百年此林之矣何也虎與皝以其深淵叢林授之什翼犍

而自處於非據之地也天以洪鈞一氣生長萬族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氣亦隨之而變天命亦隨之而殊中國之形如箕坤維其膺也山兩分而兩迤北自賀蘭東垂於碣石南自岷山東垂於五嶺而中爲奧區爲神皋焉故裔夷者如衣之裔垂於邊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異即天氣之分爲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濫而進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順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遷雒而敗完顏氏遷蔡而亡游鱗於沙渚嘯狐於平原將安歸哉待盡而已矣延之入者□□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潰亂也聰

明祖武者知其得據而祇以失據也無足懼也亟之歸之不能有餘□矣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絜論東晉俛矣江東立國以荆湘為根本西晉之亂劉弘陶侃勤敏慎密生聚之者數十年民安食足兵精芻糧舟車器仗旦求之而夕給而南宋無此也東晉所用以保國而禦敵者紀瞻祖逖溫嶠所鼓舞之士勇民敢蘇峻雖逆而其部曲猶是晉之爪牙也以視韓岳收烏合之降賊見利而動見害而沮者不相若也王導歷相四君國事如其家事而深沈靜定規模遠大非若李伯紀趙惟重張德遠之乍進乍退志亂謀疏而汪黃秦呂

結羣小以間之也則東晉之內備裕於南宋遠矣劉石之凶桿雖不減於阿骨打而互相惎以相禁且相吞也罔無全力以與晉爭慕容苻姚段氏皆依晉爲名以與劉石競李特雖竊李壽折於龔壯不敢以一矢加於晉之邊陲張氏雖無固志而稱藩不改仇池楊氏亦覦勢以爲從違爲劉石之內患非若金源氏之專力以吞宋無所掣也則東晉之外逼輕於南宋遠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非有懷姦誤國之心也乃其侈敵之威量已之弱撫躬縮退阻之說

以坐困江東而當時服為定論史氏侈為訏謨是非之舛
謬亦在此哉劉琰謨駁止庾亮經畧中原之議苟有生人
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謨等何以免汪黃秦湯之誅於天
下後世哉夫彼亦有所為而言矣庾亮之北畧形王導之
不振也而左袒導者訕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
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撓之情深於
外禦為幸相保其勳名為天子防其篡奪情繫於此則天
下胥以為當然而後世因之以無異議嗚呼天下之大防
□□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即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
於戕□□以為□□主況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

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繫其情而繩
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
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
慕容皝求封燕王晉廷遲回不予諸葛恢抗疏拒之義正
而於計亦得矣慕容氏父子之戴晉其名順矣則以韓信
王齊之例權王之而奚不可曰廆與皝非信之比而其時
亦非劉項之時也六國初亡封建之廢未久分土各王其
習未泯而漢高固未正位爲天下君且信者漢所拜之將
爲漢討項雖王固其臣也慕容氏則與劉石等爲異類崛
自帝之心久矣晉業已一統而特承其亂非與劉石交爭

而競得者也若慕容氏之奉晉也則與石虎角立而勢不敵因其國士民與趙魏之遺黎睠懷故主欲假晉以收之使去虎而歸己晉制燕以封之矣乃建鼓以號於眾曰吾晉之王也則虎之黨孤而己得助矣歸己已定則業入其籠中而不能去又奚復須晉之王而不自帝哉諸葛恢曰借使能除石虎是復得一石虎灼見其心矣劉翔雖辯亦惡能折此乎當是時石虎惡極而斃於衰皝謀深而日以盛除虎得皝且不如存虎以制皝觀其後冉閔之亂慕容遂有河北而為晉勁敵恢之說驗於未事之前矣或曰晉不王皝皝且自王自帝而奚不可曰我不授以名而資

之餌眾發其姦以折之於早國尚有人焉知晉之所以禦虎者不特戢也則戢之氣奪矣奚必禁其自王自帝哉嗚呼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亡何充庾冰蔡謨皆庸材也戢乃敢以此言試中國之從違諸具臣者畏其暴己罪狀而徇之諸葛恢不能固持其說而晉事去矣戢不死慕容氏不亂苻堅不起吾未見晉之不折入於鮮卑也

劉翔北歸謂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據形便以臨東南智者所不能善其後非爲晉計深遠也恐虎併壽而益彊慕容氏不能敵也雖然又豈非晉人保固江東之要策哉陳軫說秦以滅蜀

而臨夷陵楚乃失郢郢東徙以亡司馬昭滅漢而臨西陵吳乃受王濬順流之兵而中絕以亡梁失成都於宇文氏而江陵困湘東死陳氏終以滅蓋江東據江淮以北拒而巴蜀既失橫江而中潰方衞首而中折其腰脊未有不殞者也李昪之得割據王建爲之蔽也南宋之得僅延吳玠吳璘捍之也孟珙滅而李煜坐斃合州失而陽邏之渡不可防皆明驗也故據全蜀以出秦隴而欲定關中則不得扼秦隴以保全蜀而遙衞江南則有餘何充庾冰聞言不營待桓溫而後興伐蜀之師翔言之溢爲之雖非忠於晉者而大造於江東不可誣也聽其言杷其功亦奚必深求

其心哉

此術

風會之所趨賢者不能越也君子酌其貞淫以立身而不可執以論人孟子之遊從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多所辨以折異端曲爲說以動人主使前乎此而爲西周後乎此而爲兩漢必不然矣然而有以異於田駢愼到蘇秦張儀者卽時所尚而邪正之分自存也劉向貢禹經術同也諸葛司馬方略同也二程三蘇議論同也不可以與賢者同而疑匪人不可以與庸人同而疑君子殷深源謝安石風流相似名望相匹而殷虛枵以致敗謝衛靜以立功或以

江左風流爲亂階而謂此中之無人亦皮相而已矣自西晉以來風會之趨固然矣其失也浮誕而不適於用其得也則孔子之所謂狂簡也狂者不屑爲鄉原之暖姝偷固可以南面者也當時之士得焉失焉貞焉邪焉皆託迹而弗容自與故陶侃卞壺郗鑒庾翼力欲矯之而不可挽夫三四君子者自卓立於風會之外以不詭於正則愈矣若必以此而定人之品騭則殷浩之短暴而謝傅不足以膺矣知人者別有獨鑒存焉而不問風會之同異故曰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

慕容翰不安於國而出奔則固以所寓者爲所託矣始依

段氏沮段氏之追慕容皝而貽其害猶曰權宗國之亡也段氏滅宇文氏逸豆歸恤而安之乃旣歸於燕卽說皝以滅宇文翰其上下之情形地形之險阻以決於必得然則翰在宇文之日鷹目側注蠆尾潛鈎竊伺其舉動而指畫其山川用心久矣逸豆歸走死宇文氏散亡翰得全功以歸而皝忽殺之非徒皝之忍也翰之挾詐陰密而示人以叵測天下未有能容之者也身之所託心之所依不與謀傾覆宗國之事可矣身依之心早去之且伏不測之機以窺之非人之不能容也心自不容其身也翰之將死曰欲爲國家蕩一區夏豈果然哉皝有可圖禍先及之矣而恩

得以免於死關羽之解白馬圍也身依曹而不能不爲之効是以先主委誠焉雖然胡不若徐庶之置身事外而不與其功名也

穆帝

王導且卒而薦何充所以制庾氏也庾翼卒充援桓溫以荆梁軍事所以奪庾氏也亮之疏也翼冰之謚也皆不足以託社稷而抑爲后族非可世委以國柄固矣然亮之責導詞正而理得導薦充而亮不疑充而折冰之廢子立弟而冰不怨則庾氏之不爲晉患明矣導修私怨而充怙之以貽桓溫之逆而終成桓[元]之篡謀國而恩怨惟心未有

不貽國以憂者也劉惔恐溫而沮之深識也充持之會稽王昱持之以為唯溫之英略可以鉗束庾氏不能與爭耳斯心也溫已見之曰區區一白面少年之庾爰之且如猛虎之在側而惴惴以需我之控制若相若此何憚而不逞哉疑其所不必疑則可疑者進矣疑其所不必疑則姦雄知我之徒疑而無能制矣故畜疑者召亂之門也而況乎其加之以忌也王氏既衰庾氏又替王彪之謝安方在下位而不足以持權何充不謀因其國唯庾氏之是競晉之亡肇於此矣故唯無疑者可以當大任而不傾

蜀之宜伐久矣劉惔為晉言之謝廣亦知之夙矣至李壽

死李勢立驕淫虐殺此天亡李氏之日不待再討而定與師者也桓溫西討晉廷惴惴然憂其不克溫日笑而心鄙之拜表即行知晉之無人也劉惔曰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其言驗矣乃其遂無以處此哉溫表至朝廷信之而不疑下詔獎之以行而命重臣率大師以繼其後則溫單之孤可無慮而專制之邪心抑不敢萌惴惴憂之漠然聽之敗則國受之克則溫專其功惔誠慮及而胡不為此謀也嵇惔者會稽王昱之客非能主持國計者也昱與殷浩皆虛誕亡實而苶然不振者惔即為此謀而固不聽徒為太息而無可如何晉非無人有人而志不能行也

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故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雖非果有效順之誠然慮翹人之不忘中國而不戴己未敢遽僭也有劉睦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竄江左而不足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睦固晉之遺民也而其逆如此肉蟲自生而自食豈自外至哉睦之喪心失志至此極也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人士詘於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爲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齧齕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籍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並羞與爲伍而無以自容於是關

□□□□之名而恧然沮矣自絶歸正之路而偷安於萑苻以自雄恭遊思王謝何庾之風流而汗流浹背則何如倚攤藏之功以矜於其穴哉斯心也亦恥心之不容泯者也而猶無恥以爲恥且貪權藉以自榮焉於是而迷復之凶終不可反矣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縱者非必以法繩之也制於其早而全其僅存之初心也宥佚之使習而安之將奚及乎

李謐可謂得死所矣

歷

劉石之世徽辟不就然而害不及焉則可以不死而死爲徽冉閔中國之人也其盡誅羯胡而有歸正之言雖非果可與言者而言亦不辱矣其說閔

曰因兹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繇夷之廉享松喬之壽非徒效忠於晉其爲閔計亦忠之至識之遠者也似可與言而與言懷數十年之積悃表見於一時而非以辱吾言於犬羊之耳可言也斯可死也與壯宛曲以明心辛謐直言以旌志各以其所遇而自靖君子之酌時宜以屈伸道固然也或曰謐言之矣閔未必殺之而何以死曰謐固知其不聽也不聽而生是爲閔所容也言出而志伸志伸而生事畢生事畢不死奚俟乎士懷孤志不遇可死之時而奄奄以存可哀也夫

蔡謨之諫北伐爲庾亮言也王羲之之諫北伐爲殷浩言

也亮與王導不協而欲立功以抑導於內浩與桓溫不協而欲立功以折溫於外內不協而欲制勝千里也必不可得故二子之言當其時而中於事會雖然君子之爲言計及當時計及後世時有不可明言者則微言以動之密謀以正之而不因一時之急傷久長之計亮之正不足以服導浩之才不足以制溫迫於立功反致潰敗徒以沮撓人心而貽姦雄之笑一時之事會也王業之不可偏安羯胡之不可縱佚忘自强之術而益召其侮偷寡弱之安而日墮其已百世之大防也羲之言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業已成乎區區之勢爲天下寒心而更以陵廟邱

墟臣民在耗爲分外之求昌言於廷曾無媿何弗自投
南海速死以延羯胡而進之乎宋人制地稱臣面縛乞活
皆師此意以爲不競之上術閉戶塞牖幸盜賊之不我窺
未有得免者也讎虜仇國之論成而劉禪之降旗旋竪邪
說之惑人亦酷矣哉若夫浩之欲折溫也亦非謀之不忠
也而折溫之術莫善於收溫而用之北伐之舉溫先請之
而浩沮之旣乃自行而置溫於局外不資其一旅之援溫
亦安坐上流而若罔聞因溫之樂禍以乘權抑浩撓之而
使成乎坐觀鬭令東西竝進而吾擁中樞之制溫固吾之
爪牙抑又惡足以逞浩非其人而義之竽不能以此說之

猶淵忘淵而淵之迹乃有所資以自雄此所謂微言之術
謀之御劫敵淵臣於寄外者淺人不足以及此也
苻健竊命而殷浩不能控姚襄來歸而殷浩激之以叛浩
之咎也然使浩開關納之而倚以收復中原則亦梁之進
侯景也夫健與襄而可收以為用也哉健之竊命殺麻秋
而憚弋仲之使襄歸晉勝冉閔而憚也健孤而畏冉閔之
窮弋仲死襄孤而畏慕容之逼中立而無衞居覬晉之弱
而可誘以為後圖受其餌則為侯景覺其機則引去而無
傷者此者亦惡能撫之使為浩效用乎何怪乎浩之不撫
健而欲襄也浩力不足智不逮耳其謀未甚失也拒之

之禍速而輕納之任之禍遲而大弋仲將終忠順之言
執閏之襄逃之耳其辭愈遜其情愈詭議者乃以拒健激
襄爲浩罪何古今樂進豺虎以自衛者之多也夫不見健
一入關而即自王浩北伐而襄伏甲於山桑以邀之乎使
當健襄納款之日閉關而卻之曰吾無所用爾爲也則二
夷之氣折矣雖然徒爲大言無裨也必自立之有本也非
若光武亦安能踞語盆子曰待汝以不死哉
桓溫能用殷浩殷浩不能用桓溫溫曰浩有德有言爲令
僕足以儀刑百僚朝廷用違其才耳此溫之能用浩也溫
請北伐而浩沮之浩之不能用溫也能用之而後能制之

能制之則天之奪之生之殺之而唯吾意不能用矣而欲制之必敗之道也淵之道也剸彼料之矣非必淵之逆為不可制也彼知何充殷浩之不足以制淵也夫淵之始豈有必不可制之情形哉姚隙已成王彪之說會稽王馳一紙書而卽斂跡以退其終於逆也浩始之也惴惴然相恐於廷若猛虎之且噬淵乃見人之疑我之負退必無以相容乃疑我而不能制我將與我競功而一敗於許昌再敗於山桑能事見矣於是而技癢情興負逆之志始勃發而不戢微謝安王彪之之夷猶淡漠視猛虎如麋鹿淵必負矣虎不攖則不攫不走則不追逐不撲則不螫不避則不

嶠豈徒溫哉蓋承不忝衣帶之詔曹操不敢犯及宮闈曹丕不爭擅命之權司馬氏不敢擅爲廢立制之有道用之有方則溫嶠以新附之臣而義旗回指之旨折久任方州上流倚重之陶侃而有餘浩任將相之重物望所歸夫豈難於用溫者而徒爾惴惴也謀愈深禍愈成矣

晉之失久矣殷浩廢桓溫受征討之命收苻萇於藍田進軍灞上敗姚襄於伊水收復雒陽亦壯矣哉當是時石冉初亡苻姚乍興健雖驚而立國未固襄甫飄去乍集乎職之壞勢益飄搖故挫之也易善攻者攻其瑕乘瑕以收功而積衰之氣以振溫可謂知所攻矣其入關也糧匱而還

其復雒也既成而返說者曰溫有逆心含外而圖內此以劉裕例之而逆其詐也溫之歸鎮未嘗內偪朝廷如裕之爲也浩既廢會稽才弱而不足相難王謝得政新而望淺非溫內顧之憂也溫何汲汲焉乃其所以不能進圖全功而亟撤以還者孤軍乘銳氣快於一擊而無以繼其後也晉偏安於江左而又分焉建業擁天子以爲尊而力弱荊襄挾重兵以爲强而權輕且相離以相猜而分爲二溫以荊襄之全力爲孤注其進其退一委之溫而朝廷置之若忘溫即有忠誠亦莫能自遂而況乎其懷二心哉臣與主相離也相與將相離也東與西相離也以此而欲懸軍深

入爭勝於蠭起之寇萬不可得之數矣尤可嗟異者溫方有事於關雒而荀羨東出山往以伐燕欲與溫競功而忘其力之不逮且燕非苻姚新造之比也慕容儁三世雄桀而植根深固據勢重難搖之虜以自取敗衂曾不知以一旅翦溫乘勝以復故都豈不傾乎秦寇平燕之氣奪兩都復脅之勢成合天下之力以禦燕則燕不能孤立以相抗協於溫以成將就之功則溫之心折而不足以騁乃彼方西禦我且東指徒爲立異而生其斯怨謝萬之愚荀羨之妄會稽之闇懷忮以居中欲溫之成功於外其可得乎謀國若此不亡爲幸耳其不亡也猶溫兩捷之威有以起其

桀之氣與凶狡之心也

五胡旋起旋滅而中原之死於兵刃者不可殫計彌中原之民於兵刃而其旋起者亦必旋滅其能有人之心而因以自全者惟慕容恪乎故中國之君一姓不再興而慕容氏既滅而復起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亟攻之恪曰龕兵尚衆未有離心盡銳攻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嗚呼惻怛之言自其中發功成而人免於死恪可不謂夷中之錚錚者乎古之用兵者於敵無欲多殺也兩軍相擊追奔俘馘者無幾也於敵且有斟焉而況其人乎戰國

交爭鬬步卒以併命殺敵以爲討而兵乃爲天下毒然猶自愛其民而不以其死嘗試也尉繚之徒至不仁而始爲自殺其人之說於是楊素之流力行其說以毆民於死而取勝突圍陷陣者有賞肉薄攻城者前僵而後進則嗜殺者非嗜殺敵而實嗜殺其人矣晨與行夕與息環拱聽命於牙旌之下方且响响然相親以相保而威之誘之激之迫之唯恐其不自投於死嗚呼均是人也而忍至此哉用兵之殺人也其途非一而驅人爲無益之死者莫甚於攻城投鴻毛於烈燄而亟稱其勇以獎之有人之心尚於此焉變哉